

淮海集

丙



淮海集卷之十二目錄進策

序篇

國論

主術

治勢上

治勢下

卷之十二目錄終

台榭

台榭上

主論

國論

論

書

書

淮海集卷之十三目錄進策

、安都

、任臣上

、任臣下

、朋黨上

、朋黨下

卷之十三目錄終

卷之十二目錄終

明黨上

明黨下

明黨上

明黨下

明黨上

淮海集卷之十二目錄終

淮海集卷之十四目錄進策

、人材

、法律上

、法律下

、論議上

、論議下

卷之十四目錄終

卷之十四目錄終

論

論

論

論

人林

淮海集卷之十四目錄終

淮海集卷之十五目錄 進策

、官制上

、官制下

、財用上

、財用下

卷之十五目錄終

卷之十五目錄終

、棋用下

、棋用上

、官備下

、官備上

淮海集卷之十五目錄

進策

淮海集卷之十六目錄

進策

、將帥

、奇兵

、辯士

、謀主

卷之十六目錄終

諸主

諸士

奇史

雜論

淮海集卷之十二

宋高郵秦觀少游撰
明仁和李之藻振之校

進策

序篇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螻蝈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
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
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
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

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
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
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
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使大臣任舉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宗故事、而親策於庭、
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忘踈賤、條其意之所欲
言者、爲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
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
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轂不運、三十幅、各以其

力旋、默則制、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
不、極、則、急、不、成、一、債、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二、篇、以、地、
爲、險、山、川、是、資、以、兵、爲、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
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
衆、賢、聚、於、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爲、詆、誣、以、幻、羣、聽、作、
朋、黨、二、篇、鳥、有、鳳、魚、有、鯤、超、絕、之、材、宜、見、闕、畧、作、人、材、
楊、墨、塞、路、孟、氏、所、攘、申、商、崛、興、莫、或、汝、遏、作、法、律、二、篇、
得、與、失、爲、鄰、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
篇、爵、祿、者、所、以、勵、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

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爲資國
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馬
應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
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
舌勝百萬之師作辨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龜匪鏡
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
養氣四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
或爲大釁作盜賊三篇党項微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
天誅不迄作邊防三篇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織者就綜

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畧在此作序篇

國論

臣聞古之人君以其祖考之志而升黜人祿弛張法度
者多矣太上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何則昔舜舉
十六相去四凶肇十二有州皆堯志也而精誠所動神
化所移不待告之以言而天下曉然固已心知其本末
此所謂太上忘言者也盤庚之遷亳武王之伐商所以
從先王之業承文考之志也而浮言橫議二三不一至
以其遷伐之意託於詞令丁寧而告于庭委曲而誓諸

野然後民始悅然而服從此所謂其次有言也秦孝公
用商君之說變法令易風俗所以脩繆公之業成獻公
之志也然未嘗以其變法之意告民疑而不服則痛法
以繩之此所謂其下不及言者也夫秦之不及言固無
足道而舜之忘言又不可以遽及然則後世人君有以
祖考之命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安得不法盤庚武
王之有言哉陛下卽位以來圖任元老眷禮名儒屏棄
姦臣投竄刻吏所以照臨海內甚盛罷青苗之使廢市
易之司削保甲之條刊免役之令至於摘山煮海冶鑄

之事他日吏緣以爲姦者臨遣信臣更定其法所以加
惠元元甚厚臣竊聞之凡此大功數十淹速輕重雖出
於聖母之裁成其大槩則皆先帝之未命也然大道之
行小人所不利或作爲詆欺之言悖亂群聽以爲先帝
之道陛下當終身奉以周旋而數年之間遽聽一二大
臣更張幾盡異乎所謂父作之子述之者矣自非明智
不惑之士徃徃聞其說而疑之嗚呼此殆陛下不法盤
庚武王有言之過也夫子之事父其生也養志爲大養
口體次之其歿也繼志爲大述事次之知述事而不知

繼志猶養口體而不養志也非所以爲達孝秦王漢武
皆以蓋世之氣闢闔宇宙之材并吞諸侯攘却胡粵若
以功業言之則始皇之英偉傑特又非武帝之可比也
然而萬世之下號始皇爲暴主稱武帝爲賢君秦祚遽
傾漢基益大者何哉二世不變始皇之事孝昭能改武
帝之法故也向使先帝晚年於人材法度初無升黜之
心弛張之意陛下猶當繼其志不述其事又况親承於
末命乎臣願陛下具以意作爲明詔丁寧反覆如古訓
誥誓命之文布告天下咸使聞之則小人雖有詆欺之

言不能以疑衆矣然後被之於詩章傳示無窮以明德
意使後世皆知成先帝之功者陛下也豈不休哉

主術

臣聞人主之術無他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與議論
之臣而已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萬物宰制百
辟鎮撫四夷與天子經綸於帷幄之中者也議論之臣
者諫官御史學術知古始器識通世務奮不顧身與天
子辨曲直爭是非者也今天下之事有執政之臣以行
之有議論之臣以言之則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無所

事不然則雖弊精神竭筋力以夜繼日猶無益也臣請以用人一事明之士大夫以名列於仕版者蓋以萬計有智者有愚者有賢者有不肖者若智與賢則功利之所從興也愚與不肖則罪害之所從起也夫人主以一身之思慮一耳目之聰明而當天下功罪利害之機非有政事之臣則百官之進退柰何而不亂也然人之難知久矣實愚而似智實智而似愚者有之實賢而似不肖實不肖而似賢者有之申以親踈之異重以好惡之偏夫以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付之於二三大臣之手

非有議論之臣則進退當否柰何而知之也雖然政事之臣者人主之股肱議論之臣者人主之耳目任政事之臣而忽諫官畧御史猶股肱便利而耳目盲瞶也任議論之臣而輕宰相薄執政猶耳目聰明而股肱折也要之二者不可偏勝使之適平而已漢成帝用王鳳爲大將軍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京兆尹王章言之爲鳳所陷罪至大逆故陽朔之後天下以言爲諱唐明皇用李林甫爲相十有九年顓政用事補闕杜璡上書斥爲下邳令由是諫諍路絕此則任政事之

臣太勝也。漢武帝擢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之徒於左右，朝廷有政事，輒令助等與大臣辨論。大臣數絀，唐德宗晚年宰相唯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廷齡、韋渠牟而已。此則任議論之臣太勝也。臣聞仁祖時，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羣臣無得預者，除授或不當，雖貴戚近屬，肯從中出，輒爲固執不行。一旦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失，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政事。之臣得以舉其職，議論之臣得以行其言，兩者之勢適平，是以治功之隆，過越漢唐。與成康相先後，蓋繇此也。陛下卽位以來，圖任老成，屬以事，屢下明詔，使中外大臣舉諫官，薦御史，保任骨鯁，以備獻納之科，可謂得人。主之要術矣。願鑒漢唐之弊，專取法於仁祖，常使兩者之勢適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則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無事矣。

治勢上

臣聞御天下之術，必審天下之勢，不審其勢而已，信臆決行，其所謂道，守其所謂法，則雖有剛嚴果斷之材，或失而爲刻深，慈惠惻隱之意，或壞而爲姑息，何則？設之

不當也。夫聖主之於天下，豈嘗有意用術哉？天下有彊勢，吾則有寬術；天下有弱勢，吾則有猛術。非彊非弱，天下無勢，非寬非猛，吾亦無術。蓋無勢者，天下之常勢；而無術者，天下之至術也。雖然，御彊勢者必以寬，而彊之弊實生於寬；御弱勢者必以猛，而弱之弊實生於猛。何則？昔漢之文景承高祖開創之後，接呂氏蹀血之餘，除誹謗，去肉刑，減笞法，定箠令，可謂寬矣。而諸侯逆命，夷狄侵邊，孝武不勝其憤，力攘匈奴，誅兩粵，大臣相繼而入獄，二千石連頸而伏誅，巫蠱之禍，至於夫婦父子之

間而不相保，由是言之，豈非強之弊實生於寬耶？昔唐肅宗器本刻深，以刑名自喜，安史之亂來歸者戮於獨柳之下，待罪者斃於縲紲之中，可謂猛矣。而慶緒、祿、興思明復起，代宗深鑒其事，舍脇從之罪，緩汚染之誅，至於封豕長蛇，無所懲艾，忠臣義士，切齒不平，王室陵夷，之漸蓋基於此。由是言之，豈非弱之弊實生於猛耶？是故救強之弊必於崇寬之時，救弱之弊必於尚猛之日。夫強弱之相乘，寬猛之相代，猶東之有西，晝之有夜，理之所必至，事之所固然也。顧昧者不知耳。昔陵陽嚴詡

將去頴川謂掾史曰我以柔弱召必選剛猛代到將有
僵仆者矣及何並至郡首治鍾威趙季李欵之獄果如
詡言以詡並觀之則天下之勢可以前百年而預定古
者刑罰世輕世重不爲定論文王之時關市譏而不征
周公成王之時則關市有征矣至凶年然後弛之推此
類而言則先王之法度大抵皆審天下之勢而爲之者
也傳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弛
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夫傳所謂和者
則臣之所謂聖人之至術者歟

治勢下

臣聞祖宗之時天下新脫割據戰伐之禍天厭久亂俱
欲無爲而又掃除煩苛之患足以深結海寓之心削平
僭僞之威足以逆折姦俠之氣當是時天下之勢如元
氣在乎混沌之中固莫得而名已逮嘉祐之後習安玩
治爲日既久大臣以厚重相高小臣以苟簡自便肉食
者鄙未能遠謀誰能無偷朝不及夕故先皇卽位之始
大講法度作而新之覈名實以興百辟攘夷狄以布威
靈有司奉行於中使者刺舉於外此真得所謂以猛政

救緩勢之術也。元豐之後，執事者矯枉過直，矜鉤距以爲法術，任惠文以取愉快，上下迫脇，民不堪命，故陛下卽位之始，黜鍛鍊之吏，逐聚斂之臣，登老成於散地，擢忠鯁於謫籍，平冤獄，振乏餒，與天下休息，此真得所謂以寬政解急勢之術也。而比日已來，執事者又將矯枉而過直矣。何告訐詆欺之言率然敢陳，而王體未嚴也。嚮背異同之見，各自爲守，而國論未決，池蠻夷猾夏，寇賊姦宄，隱忍羈縻，冀其自罷，而天誅未迄也。推此言之，天下之緩急，雖曰未見，而固已胚胎於冥冥之中矣。夫

致先帝之用猛術者，嘉祐之緩勢也。致陛下之用寬術者，元豐之急勢也。今又矯枉過直，則勢必復緩。緩甚則術又將出於猛矣。猛術一用，天下固已震動，若再用緩，則安危之計未可知也。何則？天下之勢猶一人之身，緩而救之以猛，猶鬲不通而涌泄之也。其急而解之以寬，猶虛中暴下而補養之也。補養至平，則可以已矣。平而不已，則又將至於鬲不通，再加涌泄，正氣必傷，重被猛術，國本必伐。故曰安危之計未可知也。臣願陛下遏逋慢之原，杜懈弛之漸，明詔內外一乎中和，使天下

淮海集 卷之十二
之緩勢不得而成。緩勢不成，則後世雖有猛術不可得而用之。

淮海集卷之十二

進策

安都

臣聞世之議者皆以爲天下之形勢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於梁，則天下之衝而已，非形勢之地也。故漢唐定都皆在周雍，至五季以來，實始都梁。本朝縱未能遠規長安，蓋亦近卜於洛陽乎？而安土重遷，眷眷於開封之境，非所以爲萬世計也。臣竊以爲不然。何則？唐漢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也。夫長安之地左

殺函右隴蜀襟屏終南太華之山縈帶涇渭洪河之水
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形勢
便利下兵於諸侯如建瓴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
自古號爲天府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輳南與楚境西
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
諸水參貫巾車錯轂蹄踵交道軸轡銜尾千里不絕四
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號爲戰場洛陽左瀍
右澗表裏山河扼殺躡之隘阻成臯之險直伊闕之固
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則不如梁

然雍得之可以爲重自古號爲天下之咽喉凡天下之
形勢無過此三者也故彼蜀之成都吳之建業皆霸據
一方之具而楚之彭城特盜賊之窟耳易曰天險不可
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險者
豈必山川丘陵之謂哉在天而不可升在人而不可奪
則皆爲險矣夫雍爲天府梁爲戰場周爲天下之咽喉
而臣以謂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
可者漢唐以地爲險本朝以兵爲險故也漢高祖曰吾
以羽檄召天下兵莫有至者武帝曰吾初卽位不欲出

虎符發兵郡國蓋漢踵秦事郡國皆道材官有變則以符檄發之京師惟有南北兩軍有期門羽林孤兒以備扈從唐分天下爲十道置兵六百三十四府其在關中者惟二百六十有一府府兵廢始置神策爲禁軍亦不過數萬人以此見唐漢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四塞之國則不足以制海內之命此所謂以地爲險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挂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

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爲險者也夫以兵爲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爲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於時變矣夫大農之家連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饒則其居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歛散金錢以逐什一之利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則所托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贍矧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雍之墟何異操大賈之術而欲託大農之地也由是言

淮海集 卷之十三
之彼周雍之地者漢唐之險耳本朝何賴焉

任臣上

臣聞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嫌疑之事皆出於姦臣庸君度量狹隘心意頗僻不能以至誠相期而已古之人有自舉其身者有舉其子者有舉其弟者有舉其姪者有舉其内外之親舊者而其君不以為疑其臣不以為嫌者何哉以其所舉者當而已矣漢宣帝欲擊先零問誰可將者趙克國曰無如老臣者矣宣帝用之遂破先零此所謂自舉其身者也晉君

問孰可為國尉祈奚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否不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此所謂有舉其子者也李石當國薦弟福可任治人繇監察御史為戶部侍郎此所謂有舉其弟者也晉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其姪幼度應舉郗超聞而嘆曰安違眾舉親明也幼度不負舉才也果破苻堅於淝水之上此所謂有舉其姪者也崔貽孫為相未踰年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德宗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林行如不與聞何由得其實此所

謂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也。此數子者皆內有以自信，外有以信於人，仰無所愧，俯無所作，其視身也與人等，其視子弟親舊也與不相誰何者等，故能立功於當年，垂名於後世，千載之下想見其風向，使念瓜李之小嫌，忘事君之大節，匿名迹，遠權勢，心知其然而不敢發，則與糞壤同朽耳。尚何功名之立哉！陛下卽位以來，委政於六七大臣，其人自以曠世遭遇，莫不悉心竭力，知無不爲，言無不盡，可謂千載一時之嘉會也。而臣竊有所不然者，未能去用親之嫌而已。竒材異行，實爲時輩所

見推者，一涉大臣之親，則相顧繆悠，莫敢援之以進，幸而不顧進之，則諫官御史之章相隨而至矣。臣以爲此風一成，非聖朝之事也。何則？大臣之親嫌而不用，則侍臣之親亦當嫌而不用，引而下之，至於臺省寺監之官，推而廣之，至於漕刑郡縣之吏，其親者皆嫌而不用矣。夫竒材異行，不常有於天下，幸而有焉，又以親與嫌而棄之，則是非得草萊巖穴之士，終不用也。昔西漢之常氏、平氏，東漢之袁氏、楊氏，唐之韋氏、杜氏、蘇氏、李氏、陸氏、蕭氏、諸氏，皆兄弟爲三公，父子爲宰相，盛者至與國相始終，其間建

功立業號為名臣者蓋不可勝數奈何專用草萊巖穴之士哉願詔中外之臣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而勿以用親為嫌諫官御史惟進退之當否是察而勿以親嫌為劾則天下之奇材異行庶乎皆得而用也

任臣下

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而畧其小過是為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為利害之所撓屈者所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聞聽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

所言亦惟至此

無小過者然後得為諫諍之臣則窮年沒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昔汲黯通經術則不如平津侯恢武功則不如大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章儒雅則不如司馬相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畧橫出則不如主父偃然淮南王謀反惟憚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說平津侯等如發蒙耳由是言之諫諍之臣其功在於正綱紀立風憲通上下之情使亂臣賊子顧憚而不敢發如此而已一舉之不當理一發之不中節曾何足以深咎耶陸

功立業號爲名臣者蓋不可勝數柰何專用草萊巖穴之士哉願詔中外之臣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而勿以用親爲嫌諫官御史惟進退之當否是察而勿以親嫌爲劾則天下之奇材異行庶乎皆得而用也

任臣下

臣聞人主之於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而畧其小過是爲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爲利害之所撓屈者所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聞聽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

無小過者然後得爲諫諍之臣則窮年沒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昔汲黯通經術則不如平津侯恢武功則不如大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章儒雅則不如司馬相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畧橫出則不如王父偃然淮南王謀反惟憚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說平津侯等如發蒙耳由是言之諫諍之臣其功在於正綱紀立風憲通上下之情使亂臣賊子顧憚而不敢發如此而已一舉之不當理一發之不中節曾何足以深咎耶陸

下卽位以來首下明詔使中外大臣保任諫官御史蓋
充職者百有餘人其見用者十數人耳選擇旣精人頗
自重皆毅然有仗節死諫之心興利除害甚於嗜慾攘
擊姦惡如報私讐首尾數年之間遂成冠古之治雖神
功聖化敏妙自然亦此曹獻替可否之力也然比者嘗
以所言不效諫官御史接迹引去或遷他官或補外郡
臺省爲之一空臣愚踈遠不知朝廷之事切惟陛下何
取之之難而去之之易也且人非著龜不無過誤顧其
設心措意何如耳昔漢酈食其有撓楚之非唐魏鄭公

有縱薛延陀之過本朝趙中令有遣趙保忠之失此三
人者皆天下之豪傑一時之名臣也猶有非繆過失如
此又况不及於三人者乎臣願陛下鑒師古始追御來
今重諫官之進退慎御史之升黜取其大節而略其小
過使天下之士得以盡忠畢力於前則神功聖化又將
有新於此矣或謂臣曰古者諫諍之臣職於廣聰明除
壅蔽成德業而已後世狂夫小子狡猾不道之人或假
其名以資盜竊其器以售姦如谷永者王鳳之客也而
譏斥帷幄劉栖楚者李逢吉之黨也而額叩龍墀陽爲

剗拂之迹陰成附麗之謀以此言之小過其可畧乎畧其小過則成其大惡矣臣應之曰不然夫藥石所以瘉病也而致病者有矣然自古及今未有廢藥石者何哉以其所愈者衆所害者寡也諫諍之臣雖器有遠近才有脩短大抵搢紳之選也安可盡誣以谷永劉栖楚之徒歟就使有一二人焉則去其一二二人者可也何至空臺省而逐之耶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奸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

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嗚呼人主用諫諍之臣贊之論盡矣

朋黨上

臣聞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人主御群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終受禍矣何則君子信道篤自知明不肯偷爲一切之計小人投隙抵巇無所不至也臣請以易道與夫堯舜漢唐之事明之易以陽爲君子

陰爲小人、一陽之生則爲復、復者反本也、三陽用事則爲泰、泰者亨通之時也、而五陽之極則爲夬、夬者剛決柔也、以此見君子之道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小人也、一陰之生則爲姤、姤者柔遇剛也、三陰用事則爲否、否者閉塞之時也、而五陰之極則爲剝、剝者窮上反下也、以此見小人之道亦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君子也、陰陽相與消長、而爲慘舒、爲生殺、君子小人相與勝負、而爲盛衰、爲治亂、然皆以其類也、臣故曰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堯之時有八元、八凱、十六族者、君子之黨也、又不免也、堯之時有八元、八凱、十六族者、君子之黨也、又

有渾沌窮竒、檮杌饕餮、四凶族者、小人之黨也、舜之佐堯有大功二十者、舉十六相去四凶而已、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廢之、亦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存之也、臣故曰人主御群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東漢鉤黨之獄、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蓋始於周福、房植、謂之甘陵南北部、至於李膺、陳蕃、王暢、張儉之徒、遂有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厨之號、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知震怒而已、故曹節、侯覽、牢脩、朱竝、得以始終表裏成其姦謀、至於刑章、討捕、錮及五族、死徒廢禁者六七百人、卒不知

脩並者乃節覽之黨也。唐室之季，朋黨相軋四十餘年，搢紳之禍不解，蓋始於李宗閔、李德裕二人而已。嫌怨既結，各有植立，根本牢甚，互相傾擠，牛僧孺、李逢吉之屬，則宗閔之黨也；李紳、韋處厚之屬，則德裕之黨也。而逢吉之黨，又有八關十六子之名，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而其徒亦曰左右佩劔，彼此相笑，蓋言未知孰是也。其後李訓、鄭注用事，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以爲二人之黨而逐去之。至於人人駭慄，連月零晦，卒不知訓、注者，實逢吉之黨。

也。臣故曰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與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禍矣。

朋黨下

臣聞陛下卽位以來，虛懷久席，博採公論，悉引天下名士與之經綸，至有去散地而執鈞衡，起謫籍而參侍從者，雖古版築飯牛之遇，不過如此而已。君子得時，則其類自至，數年之間，衆賢彈冠相繼而起，聚於本朝，夫衆賢聚於本朝，小人之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怵怵作爲

無當不根眩惑誣罔之計而朋黨之議起焉臣聞比日
以來此風尤甚漸不可長自執政從官臺閣省寺之臣
凡被進用者輒爲小人一切指以爲黨又至於三君八
顧八俊八及八厨之名八關十六子之號巧爲標榜公
肆詆欺一人名之於前萬人實之於後傳曰下輕其上
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也然則其可以
不察歟臣聞慶曆中仁祖銳於求治始用韓琦富弼范
仲淹以爲執政從官又擢尹洙歐陽脩余靖蔡襄之徒
列於臺閣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議陷之琦弼仲

淹等果皆罷去是時天下義士扼腕切齒髮上衝冠而
小人至於舉酒相屬以爲一網盡矣賴天子明聖察見
其事琦弼仲淹等旋被召擢復蒙器使遂得成其功名
今所謂元老大儒杜稷之臣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者皆
當時所謂黨人者也向使仁祖但惡朋黨之名不求邪
正之實赫然震怒斥而不反則彼數人者皆爲黨人而
死耳尚使後世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耶今日之勢蓋亦
無異於此臣願陛下觀易道消長之理稽帝虞廢舉之
事鑒漢唐審聽之失法仁祖察見之明杜堯葉之端窒

中傷之隙求賢益急用賢益堅而信賢益篤使姦邪情
得而無所售其謀讒佞氣索而無所啓其口則今之所
謂黨人者後世必爲元老大儒社稷之臣者矣

淮海集卷之十三終

淮海集卷之十四

宋高郵秦觀少游撰

明海鹽王廷俊君英校

進策

臣聞天下之材有成材者有奇材者有散材者有不材
者器識閎而風節勵問學博而治行純通當世之務明
道德之歸此成材者也經術藝文吏方將畧有一卓然
過人數等而不能飾小行矜小廉以自託於閭里此奇

材者也隨群而入逐隊而趨旣無善最之可記又無顯過之可繩攝空承乏取位而已此散材者也寡聞見暗機會乖物理昧人情執百有司之事無一施而可此不材者也古之人主於成材則付以大任而備責之於奇材則隨所長而器使之於散材則明賞罰而磨礪之於不材則棄之而已四者各有所處然而奇材者尤人主所宜深惜者也蓋天下之人材不世出而散材者又不足以及任能事不材者適足以敗事而已是則任天下之能事者常取乎奇材有奇材而不深惜焉則將與不材

同棄而曾散材之不如矣夫匠氏之於木也榱桷豫章易直而十圍者必以爲明堂之棟路寢之楹七圍八圍者雖多節必以爲高明之麗拱把而上者雖小橈必以爲狙猿之棧稍脩則以爲榱桷甚短則以爲侏儒至於椳栴軸解亟沉而易蠹者然後以之爨也今有榱桷豫章於此七圍八圍拱把而上特以多節小橈之故遂并棄之豈不惜哉人主用天下之材亦何以異於此今國家之人材可謂富矣養之以學校而取之以貢舉名在仕版者無慮數萬然一旦有事則常若乏人何哉以臣

觀之未能深惜天下之奇材故也蓋不深惜天下之奇材則用之或違其長取之將責其備雖有嶽嶽歷落穎脫絕倫之士執事者始以名聞未及試之而媒孽其短者固已圍視而起矣夫奇材多自重又不材者之所甚嫉也以自重之勢而被甚嫉之毀其求免也豈不難哉一旦有事而常若乏人其勢之使然無足恠也昔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裨諶能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黃霸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人固有所長亦有所短也臯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虛刑師曠

瞽而爲太宰晉國無亂政賢如蕭何而有市田請地之汙直如汲黯而有褊心忿罵之鄙文如長卿而有臨邛滌器之陋將如韓信而有胯下蒲伏之辱吏如張敞而有便面拊馬之事此數子者責其備則彼將老於耒耜之旁死於大山龕巖之下耳人主豈得而用之陛下卽位以來屢下明詔舉監官御史臺閣學校之臣刺史牧民之吏與夫可備十科之選者所得人材蓋不可勝數臣願陛下取其名實尤異者用之而不疑人情不能無小過非有顯惡犯大義所當免者宜一切置而不問以

責異時之功則彼將輸瀝肝膽捐委軀命求報朝廷而不可得一旦有天下四夷之事何足患哉

臣竊觀唐虞以後有天下者安危榮辱之所從長久亟絕之所自無不出於其所任之術而所任之術大抵不過詩書法律二端而已蓋純用詩書者三代也純用法律者秦也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者漢唐也何以知其然耶夏商周之興也治教政令既本於道德之意而舟車器械亦出於義理之文其迹載

於典謨訓誥誓命之篇而其旨寓於國風雅頌之什當是時也聖賢之學著而百家之說熄帝王之制舉而霸者之事廢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故曰純用詩書者三代也魏文侯之師李悝論次諸國之法著爲法經其徒商鞅用以相秦始作叔司連坐告匿之法而輔以詆欺文致細微之事晚節末路至於焚書坑儒偶語者棄市以是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故曰純用法律者秦也漢自高祖納陸賈之言命爲新語用叔孫通之說而使定禮儀可謂知所取矣而以三章之約不足禦姦

於是蕭何擴摭秦法作律九章而張湯趙禹之徒又爲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唐自太宗詘封倫秦漢之論用魏公帝王之謀可謂知取舍矣而朝廷郡縣百官有司所以朝夕從事者一出於律令格式之文故曰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者漢唐也惟其純用詩書故三代享國安榮而歷年長久惟其純用法律故秦危辱而亟絕惟其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故漢唐之有天下雖號長久而安榮之日少危辱之日多僅免亟絕而已蓋詩書者所以崇德

其事皆孝弟忠信人之所欲者也而安榮長久人之所欲者也而法律所以制姦其事皆鞭笞斬艾人之所惡欲以報所惡之讐者也以所惡之術報所惡之讐亦其理之然哉賈生曰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商周秦事以觀之也嗚呼若賈生者可謂知治體矣

臣聞古今異勢不可同日而語以今天下而欲純用詩書盡去法律則是腐儒不通之論也要使詩書不爲法

律所勝而已祖宗之時二端雖號並行而士大夫頗自
愛重以經術爲職文藝相推間有喜刑名精案牘者則
衆指以爲俗吏而耻與之言近世則不然士大夫急於
功利不師古始相與習者莫非柱後惠文之事父教其
子兄詔其弟以爲速化之術無以過此間有引古義決
嫌疑則掩口而笑曰此老生之常談耳何所用於今哉
嗚呼此風一成非天下之福也蓋昔者以詩書爲本法
律爲末而近世以法律爲實詩書爲名臣以天下之大
弊君子所宜奮不顧身而救之者無甚於此何則廢詩

書而從法律則是舉天下而入於申韓之術也楊子曰
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夫不仁者三代之所以失天下
也君子救之其可以緩耶臣嘗思之其所以然者無他
始於試法而已朝廷試士以法者欲其習爲吏也而假
之太優擢之太峻至於黃綬中選數歲之間持斧仗節
領一道之權任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留滯於州縣
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調者嗚呼欲士大夫之不廢詩書
而從法律也豈可得乎且法吏之與儒臣所聞異趣所
見異塗猶方圓曲直之不相入也昔匈奴渾邪王降漢

長安賈人與市者當坐死五百餘人而汲黯固爭以爲不可若使法吏言之則必以爲闌出財物矣密人有告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而卓茂折之以禮以爲汝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乎若使法吏言之則以爲受所監臨矣朱博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柰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之今天下所以未受其禍者以異時制策進士所得之臣有如汲黯卓茂者在也十數年之後耆老大臣相繼得謝而試法所得之吏有如朱博者當軸而處中焉則君子

雖欲奮不顧身以救之亦無及已臣以爲縱未能盡罷其士宜稍變革以抑其風使吏非有出身毋得試法其餘出仕換官之類可一切試以經術藝文要令天下皆知法律之不如詩書也則申韓之禍熄矣

論議上

臣竊聞役法之議不決久矣有司閱四方之牘眩蠹起之說牽制優游相視而不斷者二年于茲雖稍復筆削著爲一切之令取濟朞月卒未有確然定論可以厭服人情傳萬世不弊者也其所以然者無他焉士大夫據

滄海集 卷之十四 七
偏守獨各有系吝不能以至公爲心故耳何則夫所謂
役法者其科條品目雖曲折不同大抵不過差免二法
而已差役之法雖曰迭任府史胥徒之士率數年而一
更然而捕盜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備償無筭困倉竭於
飛輓資產破於厨傳執事者患其弊也於是變而爲免
役之法雖曰歲使中外之民悉輸餼直以免其身然而
平估至於室廬檢括及於車馬哀多以爲寬剩厚積以
爲封樁則其弊又有甚於差役者矣蓋差役之法不弊
則免役之法不作免役之法不弊則今日之議不興然

而士大夫進用於嘉祐之前者則以差爲是而免爲非
進用於熙寧之後者則以免爲得而差爲失私意旣搖
於中公議遂移於外嗚呼豈特二年而無定論哉雖十
年而無定論不足惟也昔唐室賦役之法有租庸調者
最爲近古自開元之後版圖旣隳丁口田畝皆失其寔
法以大弊故楊炎變之以爲兩稅之法已而盜起兵興
征求無節法又大弊故陸贄以七事者力詆其非然而
終唐之世不復改也夫唐之諸臣豈不知兩稅爲非古
租庸調爲近古哉蓋以晚節末路俱爲弊法以此易彼

寔無益也今差役免役之法蓋類於此然則何爲而可耶臣聞楚人有第二區者其甲則長子之所築也其乙則少子之所築也規摹不同而歲久皆弊其父謀所止二子各請止其所建之廬至數日不決有隣人告之曰昔少君以甲第壞甚於是營乙以舍族人今乙第又壞而長官復欲徙之於甲是以壞易壞非計之得也何不合二第可用之材別營一區而棄其腐橈者乎父以爲然其論遂定今陛下以役法之議付於嘉祐熙寧之臣何異楚人之謀於二子也蓋亦質諸隣人之論哉陛下

若以臣言爲然願詔有司無牽於故新之論毋必於差免之名悉取二法之可用於今者別爲一書謂之元祐役法則嘉祐熙寧之臣皆默然而心服矣若夫酌民情之利病因五方之所宜條去取之科列輕重之目此則有司之事臣所不能知之亦猶楚人之第其材可棄其材可留皆當付之匠氏不可問諸鄰人也傳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姜姬無棄蕉萃唯陛下擇焉

以論議下

臣聞世之議貢舉者大率有三焉務萃藻者以窮經爲

迂闊尚義理者以綴文爲輕浮好爲高世之論者則又以經術文辭皆言而已矣未嘗以爲德行德行者道也是三者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臣請原其本末而備論之則貢舉之議決矣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動當周旋進退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其後聘問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於布衣於是賢人失志之賦興屈原離騷之詞作矣此文詞之習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彫篆相夸組繪相侈苟以譁世取寵而不適於用故孝武好神仙相如作太

人賦以風其上乃飄飄然有凌雲之志此文辭之弊也昔孔子患易道之不明乃作彖象繫辭文言說序雜卦十篇以發天人之奧而左氏亦以春秋之法弟子傳失其真於是論本事作傳以記善惡之實此經術之學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故漢儒之陋有曰秦近君能記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但說若稽古猶三萬言也此經術之弊也古者民有恭敏任恤者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婣有學者則族師書之有德行道藝者則黨正書之而又攷之於州長興之於卿

老大夫而論之於司徒樂正司馬所謂秀選進造之士者是也然後官而爵祿之此德行之選所由起也及其衰也鄉舉里選之法亡郡國孝廉之科設而山林遺逸之聘興於是矯言僞行之人弊車羸馬竄伏巖穴以幸上之爵祿故東漢之士有廬墓而生子唐室之季或號嵩少爲仕途捷徑此德行之弊也是三者莫不有弊而晚節末路文辭特甚焉蓋學屈宋而不至者爲賈馬斑楊學賈馬斑楊而不至者爲鄴中七子學鄴中七子而不至者爲謝靈運沈休文之撰四聲譜也自謂靈均以

來此秘未覩武帝雅不好焉而隋唐因之遂以設科取士謂之聲律於是敦朴根柢之學或以不合而罷去靡曼剽奪之伎或以中程而見收自非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往往溺於其間此楊綰李德裕之徒所爲切齒者也熙寧中朝廷深鑒其失始詔有司削去詩賦而易以經義使學者得以盡心於六藝之文其意信美矣然士或苟於所習不能博物洽聞以稱朝廷之意至於歷世治亂興衰之迹例以爲祭終之芻狗雨後之土龍而莫之省焉此何異斥桑間濮上之曲而奏以舉動勸力之

歌雖萃質不同其非正音一也傳曰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驛騶騏驥一日而馳千里捕鼠則不如狸狴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畫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今欲去經術而復詩賦近乎棄本而趨末并爲一科則幾於取人而求備爲今計者莫若以文詞經術德行各自爲科以籠天下之士則性各盡其方技各盡其能器各致其用而英俊豪傑庶乎其無遺矣

淮海集卷之十四終

淮海集卷之十五

進策

官制上

臣聞王者用人之要術惟資望而已歲月有等功勞有差天下莫得躡而進者謂之資行能術業卓然高妙爲世所推者謂之望用人以資而已則盛德尊行魁奇雋偉之人或拘格而遭回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子雲位不過侍郎之類是也用人以望而已則狂繆之流矯亢之士或以虛名而進拔如晉用王衍唐用房琯之類

是也古之善用人者不然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礙故自一命以至九命自受職以至作牧非有功不遷非有缺不補而天下不以爲淹或舉於耕或舉於版築或舉於屠釣加之士民之上委以將相之權而天下不以爲驟何者資之所當然望之所宜爾也國家以寄祿格爲有定之制而以職事官爲不次之選於先王用資望之術可謂得其意矣然臣愚猶以爲未者太必於用資太不必於用望也何則夫郡守者民之師帥天

子所與其理者也衣冠而坐堂皇之上則賓客造謁於前掾屬趨走於下政教賞罰軍旅之事一皆聽其可否所爲是則千里蒙其賜所爲非則數十萬人受其害可謂天下之重任矣今將相大臣自朝廷而出者不過爲郡守而仕嘗再爲通判者苟無大惡顯過有保任人亦必至於郡守是將相大臣與保任嘗再爲通判者相去無幾耳夫賢者能使所居官重不肖者反之今二千石所以不至尊重難居者非特法令使然亦其人材之所致也豈非所謂太必於用資乎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

英材之地也從官於此乎次補執政於此乎遷升故士非學術藝文屹然爲一時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謂天下之妙選矣今中材凡吏一爲大臣之所論薦則皆得居其位嘗有金穀之職兵刑之勞則皆得假其名嗚呼此歲已來校書正字之職龍圖集賢之號何其紛紛也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此不幾於以名器而假諸人乎臣所謂太不必於用望者此也昔漢制郡守入爲三公學者以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言其清祕常人所不能到也願下明詔應中州已上非更臺省寺監漕刑之任者不得爲郡守慎惜館閣之除以待文學之士則用人之術庶乎其盡矣

官制下

臣聞國家次五代一切之制百官稱號最爲雜揉名存而器不設文具而實不應所謂臺省寺監者朝廷之官也而其汎及於州縣筦庫之吏其濫至於浮屠黃冠之師乖違之條爽繆之目至不可勝數先皇帝惻然憫之始詔有司作寄祿格以易天下之官而歸之於臺省還之於寺監然後循名可知其器而緣實亦得其文可謂

帝王之盛典矣然有所未盡者臣竊昧死而妄議焉向之則自正議大夫以上遷進太畧自中散大夫以下清濁不分也夫遷進太畧則大臣僥倖而其弊也至於無以復加而法制亂清濁不分則小臣偷惰而其弊也至於莫爲之寵而資望乖舊制侍郎至僕射凡十二遷其兼侍從之職者八遷九遷其任執政之官猶六遷也蓋侍郎以上皆天子之臣非多其等級則勢必至易極易極則國家慶賞將窒而不得行此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正議大夫不問人之如何四遷而至特

進故大臣爲特進者遇朝廷有大慶賞則不得已而以司空之官予之夫司空者職事官也寄祿無以復加而予焉豈非所謂亂法制之甚歟舊制少卿之官率一秩而有四名太常光祿衛尉司農是也郎官負外率一秩而有八名如禮工祠屯主膳虞水之類是也京朝之官率一秩而有三名如太常祕書殿中諸丞是也蓋入仕之門有制策進士明經諸科任子雜色之異歷官之途有臺省寺監漕刑郡縣之殊非銖銖而較之色色而別之則牛驥同皂賢不肖混殺而天下皆將汎汎然偷取

一切不復淬勵激昂以功名爲已任此亦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中散大夫以下至承務郎秩爲一名而已故嘗任臺省之職或任漕刑之司者人心有所不厭而莫爲之寵則徃徃假以龍圖集賢之號夫龍圖集賢之號所以待天下文學之士也而以諸吏莫爲之寵而假焉豈非乖資望之甚歟蓋爵祿者天下之砥石聖人所以礪世磨鈍者也夫不爲爵勸不爲祿勉古之人有行之者蒙穀是也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古之人有行之者莊周是也今朝廷之臣皆得莊周蒙穀而

爲之則爵祿之器雖不復設可矣如其不然則遷進太畧清濁不分之弊安得而不革哉晁錯曰爵者上之所命出於口而無窮韓愈曰聖君所行卽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願詔有司以寄格再加論定稍於舊制自正議大夫以上更增四秩之號自中散大夫以下秩之號爲三等之名如此則遷進頗詳而法制不亂清濁稍異而資望不乖是亦先皇之志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

財用上

臣聞先王之理財也若持衡然天下之財不使之偏歸

於公室亦不使之偏入於私家惟其適平而已故邦國有以供祭祀奉養祿廩賜予之費而民有以給朝晡伏臘冠婚喪祭之資其取民之制謂之什一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小桀大桀寡乎什一小貉大貉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桀之道也白圭以二十而取一貉之道也推此言之則先王理財之意惟其適平而已自什一之法壞天下之財始失其平其偏歸於公室也則有鬻鹽冶鑄以管山海之饒權酒酤以漁井邑之利美舟車告緡錢以摧抑商賈造皮幣省耐金以侵牟封君

甚者至今吏坐列肆販物以來利焉其偏入於私家也則有以農田而甲一州販脂而傾都邑賣漿而踰侈酒削而鼎食貨脯而連騎馬醫而擊鍾甚者至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是以民常困於聚歛之吏而吏常嫉夫兼并之民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恠哉本朝至和嘉祐之間承平百餘年矣天子以慈儉爲寶貢賦經常之外殆無一毫取諸民田疇邸第莫爲限量衣食器皿靡有約束俯仰如意豪氣浸生貨賄克盈侈心自動於是大農富賈或從僮騎帶刀劔以武斷於鄉曲畢弋

漁獵聲伎之奉擬於侯王而一邑之財十五六入於私家矣熙寧元豐之間大臣用事始作法度與時變通青苗免役市易之利相次而作有司日夜手畫口說區處於中使者旁午冠蓋相望奉行於外而言利之臣析秋毫矣江淮則增煮海之息閩蜀則倍摘山之贏青徐則竭冶鑄之利其他希風旨效計數無名之取額外之求蓋不可勝數而天下之財大半歸於公室矣陛下卽位之始深知其弊凡法度之不便於民者一切罷去吏嘗以掊克進者相繼而黜數因赦令而弛逋負大出廩廩

以振乏絕於是公私之財滋向於平然而有大弊者士大夫矯枉過直邈然以風裁自持不復肯言財利之事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而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以此見理財先食貨者帝王之要務所以安中國服四夷者也特不可使之偏入於公私耳今國家北有抗衡之虜西有假息之羗中有大河之費數萬之吏取給於水衡之錢百萬之兵仰食於太倉之粟公私窘急可爲寒心此正人臣揚摧歛散以究虛盈

以濟用度之秋也而耻言財用之事是晉人而已矣晉人王衍者口不言錢而指以爲阿堵物臣竊笑之以爲此乃姦人故爲矯亢盜虛名於暗世也何則使顏閔言錢不害爲君子盜跖呼阿堵物豈免爲小人哉晉人尚清談而廢實務大抵皆類此矣昔管仲道輕重之權范蠡計然否之策蕭何漕關中之粟財利之臣也東郭咸陽之鬻鹽孔僅之冶鑄桑弘羊之均輸亦財利之臣也士大夫言財利有如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所爲也則不可有如管仲范蠡蕭何之所爲也亦惡乎而不可哉

財用下

臣嘗以爲君子理財之術莫若盡地力節浮費二者而已何則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風霆雨露之發生山林川澤之滋養財之所從出也不原其所自有不要其所從無切切焉從事於闔闢歛散之中則是賤丈夫爭錐刀之末耳豈君子所謂理財者耶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則莫若盡地力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君子理財之術蓋無以易於此臣請爲陛下遂言之夫理天下

之財譬如治水增繕隄防決之於鄰國非治水之善也
橫賦彊市取之於百姓非治財之善也善治水者以四
海爲壑善理財者以天地爲資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
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閩蜀吳
越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
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第最爲下而乃今
以沃衍稱者何哉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糞灌溉之功
至也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糞灌溉之功至猶能倍他
州之所出又况其上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

地力未盡者亦多矣李悝曰治田勤則晦益三升不勤
亦如之地方萬里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然趙過爲
代田一晦歲收常過緡田一斛以上善又倍之秦漢開
鄭白渠溉田四萬四千餘頃至唐大曆初兩渠所溉纔
六千三百頃耳以代田鄭白渠事言之則治田之勤不
勤何止晦有三升之損益也今二千石雖兼勸農之事
而例爲虛名莫有任其責者爲今之計莫若詔天下州
置勸農一司以守將爲長聽於倅介之中自擇一人爲
副先籍境內定墾田與夫陂塘溝渠之數而周知其利

害歲時出行諸郊召見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
得者爲罷行之而罰其游惰不聽命者歲終部使者第
其殿最以聞功效尤異者寵用之如此則天下之田皆
與閩蜀等而地力盡矣古者吉凶之服則一比共之祭
器則一間共之喪器則一族共之吉凶禮樂之器則一
鄉共之凡嫁子娶妻純帛無過五兩凶荒則又殺禮而
多婚夫一鄉者五百家而五兩者五匹耳其用財可謂
約也今則不然嫁子娶妻喪葬之費其約者錢數萬其
豐者至數百萬中人之家一有吉凶之事則賣田疇鬻

邸第舉倍稱之息猶弗能給然則今時吉凶之費絕長
補短殆二十倍於古也財用安得而不竭乎周之太宰
王之大臣也其職曰以九式均節財用漢之許劭魏之
毛玠唐之楊綰人臣耳而能使一時士大夫心化其風
損車馬毀池觀減騶馭散音樂以此見法制者雖盛世
不可去而風化者雖衰世亦可行也今令雖有儀制之
文毛舉數事不能委曲爲今計者莫若自宗室外戚以
至品官民庶之家宮室輿馬飲食衣服皆倣典禮而爲
之變數稍寬其制使可久行其冠婚喪祭之事則視歲

上下而隆殺之使諫官御史得以彈奏於中而漕刑守令得以舉劾於外敢不承者雖貴且親必罰無赦然後陛下崇節儉尚敦樸以爲之率棄難得之貨却無用之器罷不急之務以爲之先如此則天下淫侈之俗曠然一變而浮費節矣賈生曰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傾嗚呼如賈生者可謂知理財之術矣

淮海集卷之十五終

淮海集卷之十六

進策

將帥

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疆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強矣而潰於晉陽坑於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創病之餘保卽墨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摧騎劫以走是不在乎勢之強弱也穰苴

之用於齊拔於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
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
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
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捷於赤壁以元德之視
陸遜甚於雛鷺而蜀師衄於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
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縋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
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邇也夫以東
晉之衰而謝元得志於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
於潼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

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
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
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犇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強
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
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輒破擊輒服此有智之士一國
之將也福於己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
於後則事有所不爲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
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闔外之事將軍制之軍
中不聞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

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盛矣悅禮樂而敦詩書者
肩摩而轂擊縱橫剽悍稱智囊而號肉飛者至不可勝
計然驛騎有赤白囊至則廟堂之上爲之紛然進止賞
罰皆從中決者何也豈以爲將帥者皆智勇之人非有
道之士不可獨任故邪夫廟堂議邊事則王體不嚴將
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兩失之也臣以爲西
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
之將者爲之凡有軍事准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盡付
其手得以便宜從事如此則雖有邊警可以不煩廟堂

之論而豪傑之材得以成其功矣

奇兵

臣聞萬物莫不有奇馬有驥犬有盧畜之奇也鷹隼將
擊必匿其形虎擬而後動動而有獲禽獸之奇也天雄
鳥喙董葛之毒奇於藥繁弱忘歸奇於弓矢鵠鶉莫邪
奇於刀劍雲爲山奇濤爲海奇陰陽之氣怒爲風交爲
電亂爲霧薄而爲雷激而爲霆融散而爲雨露凝結而
爲霜雪天地之奇也惟兵亦然嚴溝壘盛輜重傳檄而
出計里而行剋期而戰此兵之正也提百一之士力扛

鼎而射命中者縋山航海依叢薄而晝伏乘風雨而夜
 起恍焉如鬼之無迹忽焉如水之無制此兵之奇也兵
 之道莫難於用奇莫巧於用奇莫妙於用奇何以言之
 凡用奇之法必以正兵為主無正兵為主孤軍孤軍勝
 敗未可知也霍去病所將常選有大軍繼其後是以深
 入而未嘗困絕李陵提步卒五千轉鬪單于於漠北而
 無他將援之其擒宐矣故曰莫難於用奇夫材有勇怯
 技有精冗勇者克敵則怯者奮冗為敵破則精者却自
 然之勢也善將者擇其精勇以為奇悉其冗怯以為正

奇兵雖少而以銳為正之勢正兵雖雜而以眾為奇之
 勢長短相補強弱相資則寡者亦為眾冗怯者亦為精
 勇也故曰莫巧於用奇昔岑彭沂都江而上以拔武陽
 繞出延岑軍後而公孫述驚鄧艾取陰平道下油江破
 綿竹徑薄成都而劉禪降孫處自江左浮大海直揜番
 禺而盧循破李愬越交成戍殲張柴柵夜襲蔡州而吳
 元濟擒此數子者皆智謀足以料敵勇敢足以決勝故
 能乘變投隙而就其功名使敵雖有強將勁卒不得盡
 試其能而固已敗也故曰莫妙於用奇孫臁白解雜亂

糾紛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擊批亢擣虛形禁勢格則
自爲解耳則非夫通陰陽之幾達萬物之變以得用奇
之奧者何足以及此今夫屠者之解牛也經肯綮則以
刀遇大輒則以斧至庖丁則不然批隙導窾游其刃於
空虛而磔然已解矣奕者之鬪碁也諦分審布失其守
者逐而攻之至奕秋則不然倒行而逆施用意於所爭
之外而沛然已勝矣夫屠奕鄙事也有奇技則無與抗
者况於兵乎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然而天下之狙
於常而駭於變知所以合者多而悟所以勝者少也

辯士

臣聞兵之大槩我爲主彼爲客是守之而已彼爲主我
爲客是攻之而已客主不分彼我相埒塗觀而卒遇是
戰之而已此兵之常法也且事固有常法所不能辦者
守則形不便攻則勢不利戰則氣不克當是時也雖有
智勇無所用之獨可馳一介之使憑軼搏御喻以禍福
而得志此軍中所以不可無辯士也然則所謂辯士者
必以其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蓋上知道德
性命之原下達禮義形器之變旁通幽明時物之所宜

者識也窘之而益出費之而益新掩之以卒而不亂壓之以重而不懾者才也經傳子史天星地志醫方卜筮百家之書無所不涉而能謹守其宗者學也夫是之謂三德俯而賀仰而吊聞者遑懔心折骨驚手足俱廢其名曰恐機道以令名贊以美利聞者悅懌陽氣浸淫上滿大宅其名曰喜機訐過差而不貸觸忌諱而無疑聞者忿然髮上衝冠目眦盡裂其名曰怒機旁刺其所悼念逆鈞其所感傷聞者泫然涕下霑臆不復自勝其名曰悲機發端而指隙其說泛而不根其意圓而無主聞

者茫然如獲異物不知其名欲捨之而行則恐其寶也欲取之而去則恐其恠也徒倚周章狐疑而不決其名曰思機此五者天之所以命於人有觸之則曠然而發莫能禦已夫是之謂五機蓋三德不具不足以立已五機不明不足以移人故曰所謂辯士者必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昔蘇秦張儀犀首陳軫代厲之屬嘗以辯名於世矣然三德不足而五機有餘故事求遂而不問禮之得失功求成而不恤義之存亡偷合苟容取濟一時而已此其所以爲利口之雄而君子不道也

然後世之人見其如此遂以辯爲縱橫之術諱問而耻言之則所謂因咽而廢食也孔子曰賜能辯而不能訥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由此觀之孔孟之間未嘗廢辯特貴夫時然後發不得已而後用爾古者列國之大夫聘於塗者肩摩而轂擊兵之交則使在其間若非辯士爲之則安能專對而不辱於君命耶或曰戰國之時無定勢無常形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故辯士足以乘間而執其機自漢以來形勢異矣尚安所事辯乎曰是不然人之生也有手足則知搏擊有心智則知思

慮有口舌則知語言天下之亂常生於此二者然反而用之亦可已亂蓋搏擊爲力思慮爲謀語言爲辯天下未嘗一日不用力與謀也何獨於辯而疑之昔酈食其使齊田橫以七十城下漢陸賈使南越尉它去黃屋而稱臣賈林致李抱真命而王武俊倒戈韓愈入鎮州而牛元翼出矣此後世用辯士之明效也天下不用兵則已矣如用兵辯士不可無也

謀主

臣聞兵家之所以取勝者非特將良而士卒勁也必有

精深敏悟之士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者爲之謀主焉古
之人將有天下之事未嘗不先於謀故考訂卿士之議
參酌庶人之言所以謀之於明也拂龜端策灼之而辨
兆揲之而分卦所以謀之於幽也易曰天地設位聖人
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夫謀者聖人所不能免也况
於兵乎兵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也謀主者思慮也
圖籍者臟腑也法制者脉絡也號令者聲音也旌旗鼓
鐸者耳目也車騎步兵者四肢也心之統臟腑惣脉絡
出聲音用耳目役四肢也精以思慮則外不攘於人事

內不寇於陰陽思焉而不精慮焉而不熟則饑飽勞佚
之遇漫然而不知寒暑温清之變冥然而不察冒犯水
火嬰觸金石無所不至矣故心雖明臟腑雖安脉絡雖
通聲音雖和耳目雖聰明四伎雖便利不可以無思慮
將雖良圖籍雖具法制雖謹號令雖嚴旌旗鼓鐸雖脩
車騎步兵雖練不可以無謀主蓋將軍之於謀主也有
之者勝無之者敗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
者勝嘗用矣而或棄者亦敗棄矣而或用者亦勝何以
知其然耶昔楚漢之强弱者不待較而知也而項氏乘

百戰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奔北之餘五載而成
帝業何哉漢有良平之屬爲之謀楚有一范增而不能
用也故楊雄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傲群策而自
屈其力屈人者勝自屈者負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
敗也昔陳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泚水上韓信釋縛而師
事之遂收燕齊袁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跣而
迎之遂破冀州夫攸左車者豈欲負彼而忠此哉用舍
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
者勝也昔張綉以精卒追魏師賈詡以爲不可已而果

敗既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而果勝夫詡之爲綉謀一
也從違不同則勝敗異變可不察哉此所謂嘗用矣而
棄之者亦敗嘗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待
謀主也致之以禮而不敢慢交之以誠而不敢欺結之
以恩而不敢厭遺其過差而畧其缺失所與圖畫者雖
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古之人所以談笑而折衝偃
息而銷釁者繇此道也後世則不然將受命之日士大
夫莫敢仰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往往皆鬪茸取具之
人一旦敵傳於俾隍之下變發乎肘腋之間召而問之

五色已無主矣是豈有補於萬分之一哉臣病夫世之
論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陣營之
所宜究山川形勢之便而推風角鳥占之說至於謀主
則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謀王者一軍勝敗之樞機也

淮海集卷之十六終

